



静菴集

三

六  
甲

^ 16  
2392  
3



和  
2392  
4-3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附錄

語類

先生為風憲長先生之同年進士有不協於家  
室者欲出其妻遣所親之人據七去之義未稟  
於先生先生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福之  
原所關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為  
君子者率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  
德如或未盡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  
薄乎况此一家倫理間事外人不敢空議商量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自處可也聞之者數服而去先生之厚德類此

出洪奉世錄下同

先生嘗言國家取士既無鄉舉里選之風專倚科第而世道漸下士習日偷學舉子業者唯務記誦詞章之習而不知義理之如何教化不興治道日卑良由於此誠非細故倣漢家明經孝廉之科內自卿相外及方伯各薦其人作為一科庶有益於國家矣

一日進講而退語學者曰人雖有美質必待學問然後識明而知事君之道今日 經筵有一

新進之官推獎人物甚非其宜大凡進講之際雖小官討論經義極陳皇王之道輔養君德則無所過矣至於薦進人才大臣之職非人人所得言其患一時新進之士不顧事體每有喜事之漸者如此

先生每患學者務外而志不篤時金公湜為大司成學徒爭集齋舍常滿每日於大成殿焚香謁 聖時以為斯文盛事莫不嘉歎先生聞之曰孔聖只一天理學者敬守此心對越上帝則可不背吾夫子矣不必紛紜日日展拜然後為

得

嘗曰學者立志雖以聖人自期未為過也至於待人則各取其長而務廣容人之量可也先正有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可不體認

又語一二學者曰賢輩稟得好氣質為學切勿先立標準沈潛聖訓循循不已自有到處時日可惜存心不懈毋或放過

又曰學者先務莫切於義利之辨私欲之萌皆出於利從念頭拔去根本然後可安於學矣嘗聞本朝許丞相綢對案兀坐夜半偷見入其

室盡輸家貲丞相不寐寔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頗恨焉相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賊乎先輩克己之功如此學者所當法

先生從文敬於熙川之時年僅十七矣文敬得一羹味將奉送母夫人守者不謹為鴟鷂所攫文敬聲氣頗厲先生進曰先生奉養之誠則誠至矣而君子辭氣不可須臾放過也文敬不覺膝前執手曰我非汝師而汝實我師也終日嘖嘖先生資質之美固度越今古而文敬服善之

量亦有所相發於先生矣熙川之遺老至今傳

為美談

出宋時烈  
各書院記

戊寅五月十五日先生以副提學焚黃先塋於

龍仁是日地震屋宇皆毀先生曰今日沈貞

必判秋部果然

出在輔臣丙  
辰丁巳錄

正德己卯間太學生詣闕上疏其下舍諸生

回到鍾樓前列立路邊奪某甲儒巾裂破曰此

人父子相奸不可齒於吾儕某甲痛哭而還朋

日呈憲府辨正辭所連及六七人多有名宿儒

而卒不得言之始自出時先生為大憲進某甲

而語之曰此事之辨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

飭躬自修以善人聞則今雖未辨人必曰前言

誣耳汝若行事乖戾以不善人聞則今雖得辨

人必曰前言不虛耳其辨與不辨直在於汝汝

其勉之某甲遂叩頭而出其後一鄉果不以相

奸為疑論者以為公之此斷於處疑之道勸人

之善兩得之矣

出魚叔權  
稗官雜記

先生溫雅從容在謫時未嘗有憤憾之語人皆

敬而異之及禁府都事柳淹將命而至先生

就庭下北面再拜詣淹坐於地而問曰上體

若何又問曰但有賜死之命而無賜死  
之文乎淹以小紙所錄示之先生曰吾曾在大  
夫之列今之賜死豈但為一小紙付都事而  
令殺之乎若非都事之言似乎不信也先生之  
意疑上之所不知而嫉者從中矯命故也  
因問誰為政丞沈貞令為何官乎淹告之以實  
先生曰然則吾之死無疑蓋以嫉己者皆在當  
路必殺無疑也又問曰朝廷以吾輩為何如  
淹曰似有以王莽事為言者先生笑曰王莽則  
為私者也有命焉死而已畧刻之延無乃不可

乎然死不出是日則何如吾欲修書送于家且  
有分付事俟處置畢而死何如淹許之先生即  
入從容修書畢又書其懷曰愛君如愛父憂國  
若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且屬所率人  
曰吾死棺且宜薄毋令重厚恐遠路難歸屢從  
隙窺外蓋察變也遂引重燒毒酒多飲乃死聞  
者莫不泣下初至綾城縣倅送官僮數人供灑  
掃之後及將死各致慇懃且召主人曰吾寓汝  
舍竟欲有報而報則未矣反使汝見凶變而有  
污於汝舍是可恨也官僮與主人悲不自勝泣

下露襟久不食肉每言及先生便哽塞云出海東野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附錄

行狀

李滉

先生姓趙氏諱光祖字孝直自號靜菴趙氏為漢陽著姓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為摠管入元當世祖朝以副帥破哈丹兵獻俘帝賜袍帶獎之高祖諱溫為本朝開國功臣封漢川府院君謚良節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贈吏曹叅判叅判生成均館司藝諱衷孫贈禮曹判書判書生諱元綱官至司憲府監察贈吏曹叅判

是為先生皇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  
化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先生有美質少小  
嬉戲已有成人儀度稍見人非違輒能指言之  
及長知讀書修業慷慨有大志獨不屑意於科  
舉之文而興慕聖賢之風博學力行期於有成  
年十九而孤奉母家居至誠色養孝義之稱達  
於邦國正德庚午試進士居魁辛未丁內艱至  
乙亥夏廷臣有以孝廉薦聞除造紙署司紙是  
年秋應 中廟謁聖別試登乙科第一人及第  
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司

諫院正言 章敬王后之喪也潭陽府使朴祥  
淳昌郡守金淨同上疏請復慎氏正坤位朝議  
以為非所當言請拿鞠事持不測先生獨力爭  
曰慎氏固不可復疏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宜加  
罪以塞來言之路二公由是得免選入弘文館  
自修撰歷校理應教典翰儒先錄此下有丁丑  
夏五月儒先錄作戊陞秩通政大夫儒先錄此  
提學五月承政院同副承旨僉以為長玉堂養  
君德非此人不可冬儒先錄還玉堂為副提學  
主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庶幾復見唐虞三



代之盛而允倚重先生先生於是感不世之遇以致君澤民興起斯文為己任以為君心出治之本也其本不正則政體無依而立教化無由而行矣每入對必齋心肅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謹其進啓之辭若曰人之一心本與天地同其大四時同其運由其理蔽於欲而大者小氣梏於私而運者塞在常人其害有不可勝言况人君勢位高亢易致驕溢而聲色誘陷萬倍常人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兆應於冥冥而鑿作於昭昭彞倫斁而萬物不遂夫如是

主上所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之極功當如何也至於義利王霸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戒無不罄竭底蘊詳論而極言之或至日昃上皆虛心傾悚而聽之日加獎厲戊寅春儒先錄作是年秋朝廷欲設賢良科取人先生啓曰以上之志治久未有成效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人才不患不得也兩司與玉堂請罷昭格署累月不允先生詣政院謂同僚曰今日未蒙允不可退至夕臺諫皆退玉堂仍留論啓得允乃出始會寧府城底

野人遠古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入甲山府界  
多掠人畜至是因南道兵使秘 啓先諭 密  
旨于本道遣李之芳往令其伺隙掩捕置之法  
上御宣政殿臨遣將相諸臣環侍先生自外  
來請對進曰此事正類盜賊狙譎之謀非王者  
禦戎之道且以堂堂大朝為一么麼醜虜行盜  
賊之謀辱國損威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左  
右爭言兵家有奇正御戎有經權詢謀已同不  
可以一人之言遽改兵曹判書柳聃年曰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必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

實備請聽臣言 上猶却衆議罷遣 上之  
待先生先生之得君可謂兩至矣其一時以善  
類同超擢被眷遇者非一二相與協力贊襄奮  
走事功剡革宿弊修明教條先王法度次第舉  
行小學為育才之本鄉約為化俗之方百僚無  
不聳勵而四方為之風動矣然而諸公之意未  
免失於欲速凡建白施設鋒穎太露張皇無漸  
亦有年少喜事之人投合時好以鼓作紛紜者  
多廁其間舊臣之不容時議因事見攻者怨入  
骨髓先生蓋已早見其幾知道之難行而欲避

位久矣是冬 上特命陞先生嘉善大夫拜司  
憲府大司憲無 世子左賓客同知成均館事  
先生益以驟躋為大恐控懇力辭 上眷愈隆  
愈不許人有見先生終不得辭而退也憂懣之  
色滿容而無如之何也云己卯春有金友曾者  
誣毀士林事發廷訊先生以臺長叅馬兩司以  
先生不欲窮治友曾論適已而用政府 啓仍  
任厥後朝論欲追奪靖 國功臣之無功濫授  
者錄券先生亦同其議蓋是時先生既不得去  
則其所以把握紀綱激濁揚清而令行禁止者

在所當然矣顧於時勢有大可憂者故臨事不  
得不稍存調劑之意其他如申公錦李公耜權  
公機所見皆然乃隨時之義莫非中道彼矯激  
輕銳之倫反以先生為依違苟徇迹同檢邪至  
欲斥舉彈劾者數矣不知向之群怨在傍磨牙  
鼓吻日俟間隙而駭機大禍忽作於開神武之  
變嗟乎可勝言哉可勝言哉當日之事自有國  
乘然而首相之涕泣牽 裾誠動于 天幸有  
以少霽 雷霆之威諸生之守闕號哭爭囚禁  
府適足以益藉讒鋒之口此蘇軾所以吐舌於

二月似因  
無狀有誤

張方平救己之言也先生以十月日謫于綾城  
而後 命之至在十二月二十日矣先生即沐  
浴更衣從容謂都事曰 主上賜臣死合有罪  
名請恭聽而死都事無應先生又曰愛君如愛  
六月日照丹衷遂卒享年三十八明年某月日  
歸葬於龍仁縣某里先人之兆先生天分異甚  
絕出等夷鸞停而鵠峙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  
荷蘭播芬而皓月揚輝也年十七八慨然有求  
道之志時叅判公為魚川察訪寒暄金先生謫  
在熙川先生素聞寒暄學有淵源因趨庭于彼

而徃從之遊得聞為學之大方蓋我東國先正  
之於道學雖有不待文王而興者然其歸終在  
於節義章句文詞之間求其專事為己真實踐  
履為學者惟寒暄為然先生乃能當亂世冒險  
難而師事之雖其當日講論授受之旨有不可  
得而聞者觀先生後來嚮道之誠志業之卓如  
彼其發端寔在於此矣姑以可見之實言之其  
為學也篤信小學尊尚近思而發揮於諸經傳  
其在平居夙夜斂飭儼然肅然冠服威儀罔或  
愆度出言制行動稽古訓其持敬之法也歟嘗

八天磨山又入龍門山講習之暇兀坐終晷潛  
心對越涵養本原堅苦刻厲人所莫及其主靜  
之學也歟孝友之行出於天性日拜家廟風雨  
不廢奉養承順靡不由盡治家以正內外截然  
而恩信行焉以清節自砥礪自奉如寒士嘗謂  
夫人曰吾心國事不暇念家事宅產無營也關  
節不通也駟直不納也其省身克己常若有不  
及者少日偶值女色將近即麾去而避之尤持  
麴蘖害性之戒見朋友之因酒失儀亦加峻責  
焉居喪極憂戚追遠盡誠敬獎進後生各因其

材論闢異端欲先正本素履有聞而才足以率  
世英華叢外而風足以動人嘗於下輦臺 御  
坐先生以大憲從班因事挺身而出趨而過前  
望其儀表百僚盡傾環橋門者莫不咨嗟嘆息  
語不容口其為一時聳服如此而其自任之重  
也謂吾君可以為堯舜謂吾民可以躋仁壽其  
忠貫金石其勇奪賁裔以匪躬之王臣當九五  
之盛際進則日有三接退則人爭手額斯可謂  
上下交欣千載一時夫奈之何天不能不使陰  
沍緘鍊於其間而上不見其志之大行下不蒙

其澤之普被是則關時運係邦厄天地之所憾而鬼神之所為戲於先生何哉而况先生嘗與許上舍伯琦言童卯之駭俗又對成秀才守琛憂鄉約之難行則自任雖重非有固必之意也觀其力辭憲長而不得免也憂之之深如彼竒公遵嘗叢山林獨往之歎亟稱愜焉則惡流勇退本其雅素之志也顧近世待士大夫不循古義亡求去得請之例絕臣僚致仕之路一立于朝自病棄罪斥之外無從而去國則雖先生不合而圖退冕幾而欲作其能遂其志乎既不能

遂其退則禍患之來又烏可以智計求免此其先生所遭者為益難也雖然日月之光依舊明於氛翳之釋義理之感久愈深於是非之定中廟欲末乾心洞鑑而物論昭雪固已有澳恩之漸矣迨仁廟即祚因廟堂申論館學籲天於是克追先志命復先生職秩如初嗚呼天道之本有常而人心之固難誣矣放勳之有遺意而重華之所成美矣自是士學因可以知方世治因可以重熙矣斯文可賴而不墜國脉可賴而無疆矣由是言之一時士林之禍雖可謂

於悒而先生崇道倡學之功亦可謂漸及後世矣抑又有一說焉自周衰以來聖賢之道不能行於一時而惟得行於萬世夫以孔孟程朱之德之才用之而興五道猶反手也而其終之所就不過曰立言垂後而止耳其故何哉在天者固不可知而在人者又未可以一槩論也然則先生之進既以是名其不得有為於世無恠也獨恨夫退不克大闡其實以幸我東方之來者耳且夫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能一成於早而遽足哉其必有積累飽飫於中晚而後大

備焉向使先生初不為聖世之驟用得以婆娑家食之餘隱約窮閭之中益大肆力於此學磨礱沉涵積以年時之久研窮者貫徹而愈高明蓄養者崇深而愈博厚灼然有以探源乎洛建接響乎洙泗夫如是則其遇於一時者行亦可也不行亦可也所持以為斯道斯人地者有立言垂後一段事爾今先生則未然一不幸而登擢大驟再不幸而求退莫遂三不幸而謫日斯終向之所謂積累飽飫於中晚者皆有所不暇矣其於立言垂後之事又已無所逮及焉則

天之所以降大任於是人之意終如何也用是  
之故由今日欲尋其緒餘以為淑人心開正學  
之道則殆未有端的可據之處而斷斷之徒悠  
悠之談反不能脫然於禍福成敗之間以至世  
道之益媮則乃有肆作指目以相訾訾行身者  
有所諱訓子者以為戒仇善良者用為嚆矢以  
重為吾道之病焉嗚呼此豈是放勳之遺旨重  
華之克追以為扶斯道壽國脉之盛意哉此又  
後來 聖君賢相與凡身任世道之責者所宜  
深憂永鑑而力救之者也故通年以來所以轉

移更張而明示好惡者非止一二世之為士者  
猶知尊王道賤霸術尚正學排異教治道必本  
於修身洒掃應對可至於窮理盡性而稍稍能  
興起奮發而有為焉此伊誰之功而孰使之然  
哉則上天之意於是乎可見而 聖朝之化於  
是乎為無窮矣先生內子僉使李允洞之女生  
二男長曰定早卒季曰容今為全州判官先生  
之歿二子皆幼且有所畏避志行之述久未有  
屬筆而其事蹟之在人耳目者漸至湮滅中間  
洪上舍仁祐撰行狀一道述年判官遣其從姪



忠男末以洪狀抵滉曰碑石已具請為銘文以  
表於墓道滉以不文辭且謂曰欲作碑文當先  
求行狀可也今觀洪狀殊踈略復更可博訪多  
得事蹟而求當世大手之人補完行狀而後徐  
圖碑文未晚也近判官又遣人致書並示陰崖  
日錄等數件文字曰事蹟無緣多得而四顧無  
肯為吾先把筆者敢再三瀆請詞情甚哀滉自  
念雖不及樞衣於先生之門受先生之賜則多  
矣既辭碑銘又不為行狀豈情至事從之謂哉  
且洪乃志學之士又先生里閭人也其為狀雖

略必有所徵據故乃就其狀中叅以後得文字  
稍加彙括添減而為此文姑以少塞判官之孝  
懇又擬續有聞見庶可因此而為完就之地耳  
若謂以此而可為他日秉筆者考焉則先生之  
學問事業言論風旨載之史冊播於思詠者尤  
多焉安可以是限之哉嘉靖四十三年甲子月  
日真城李滉謹狀

又行狀

洪仁祐

先生之系出漢陽七代祖良琪仕高麗為總管  
弱冠破哈丹兵以獻俘中朝帝特賜袍帶詔獎

之其曾孫諱溫佐我 太祖錄開國功封漢川  
府院君漢川生義盈庫使諱育於先生為曾祖  
是生成均館司藝諱衷孫司藝生諱元綱是先  
生之考官至司憲府監察妣驪興閔氏縣監誼  
之女以成化壬寅八月十日生先生先生為人  
氣質清美容貌端敏少時游戲舉止已有成人  
儀度好習禮稍見非禮雖在父兄輒諷止之乙  
卯監察公為魚川察訪先生年十四趨侍時金  
先生宏弼謫在熙川往從之遂聞為學之方自  
是厲志定業堅苦篤信不違課式晝講必切問

夜退必近思不以記誦詞章之習少經於心不  
使鄙倍情慢之容暫設於體人或勸以舉子業  
為求利達則乃以不屬文辭庚申丁內艱凡葬  
祭衰經之制及飲食居處之節一遵文公家禮  
自初終至制畢一無所違未嘗以他事出外或  
有請見不與笑語常坐必對墳塋奠哭之暇循  
繞展省冽寒暑雨未或廢止其慎終天性然也  
服闋猶抱切切之哀乃卜塋側構草堂數間為  
永慕之所又於其傍引溪開塘築階為圃種蓮  
栢二物遂游息於斯蓋平生雅常之懷也嘗奉

養慈闈執甘旨謹溫清唯恐不至力行之餘不  
輟讀書每鷄鳴盥櫛肅然危坐平心易氣俯吟  
仰思思之未得雖竟日達夜必期有得未嘗以  
未至自畫德就真積充養力久益以毋自欺謹  
其獨為戒弘治庚午春赴司馬試述春賦送李  
存吾貶長沙監務詩考官驚賞遂擢魁中外洽  
稱果副時望是夏五月遊松都之天磨聖居或  
遇奇絕處輒散舒精神徜徉行吟蕭然有出塵  
之趣悠然有詠歸之興或擇清幽蓮社入處靜  
讀沉潛義理之奧探賸自得之味凝神靜坐兀

若塑人淡餐攻苦與緇流共之雖精進闍梨不  
及也凡食頃如廁外絕無閑刻唯二更後五更  
前為脫衣就寢時也平生用力為然而及此愈  
篤至仲秋乃還是時德陽奇遵子敬從之先生  
呼子敬曰措大從我如是刻苦不亦勞乎蓋相  
長之言也辛未丁外艱情文備至前後無憾先  
生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可謂無間然  
矣乙亥春携二三友往砥平縣之龍門寺結榻  
相討晝夜忘倦精力所造諸公皆自以為不及  
是夏六月銓曹以孝廉薦擢拜造紙署司紙先

生甚不快於心曰吾常不以利達為心而有如是意外事且今之時與古之時不同必不得已可由科舉以通行道之階用虛譽的然於世吾深恥之是秋 中廟謁聖策諸生以孔子過化存神為問先生以積養之學發為達用之文試官賞置第二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未數月選入弘文館拜修撰轉陞校理應教典翰丁丑冬超拜副提學一日馬逸傷墜遂移告 上遣醫賜問不絕先生不以傷病為慮以久未入對為憂是夏五月

歷承政院同副承旨物議以為長玉堂養君德非此人不可也用是仍舊職時 上雅尚文治銳意興化戊寅春朝廷議啓薦舉取人之法先生亦啓曰 上之志治已久治化不能行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則人才不患不得也每入侍經席前夕取進講書必端拱斂容熟讀研窮其敬慎如在 上前至曉易褻服乃詣待漏嘗謂人曰入對 天顏不可不如是 上之待先生甚敬重上下相得風雲際會庶幾可以興教化移風俗矣先生於是以此興起斯文為已

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然其言論必歸重於人  
主之一身而其出治之源必指戒於一心故其  
所戒之言曰人之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  
以性氣則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大浩然  
無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不通况人君一心  
體天之大天地之氣萬物之理皆包在吾心運  
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使  
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謂靈妙者沉焉  
梏於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氣亦否屯彛倫  
斲而萬物不遂况聲色臭味之誘日轉於前而

勢之高亢又易驕歟先生是語即古人堯舜其  
君之盛心也可謂至矣是冬特命加嘉善陞  
拜司憲府大司憲兼世子賓客同知成均館  
事己卯春以金友曾誣毀士林事啟廷訊先生  
以臺長亦預推官之列兩司以先生不欲窮詰  
論適先生必於其間有意存焉豈苟同哉俄而  
以政堂啓仍之先生雖志在激濁揚清豈不知  
惡先務裁方欲上格君心下得賢才使上下同  
德内外和平民心悅天意得而後為治之目可  
以次第條舉矣其時喜事如權碩者又以先生

為懷依違之計廷同儉邪至欲劾之上方且倚重求治益惡雖不能引去每欲辭退一日竒子敬致簡曰欲棄官綬歛身山林無復有世路之念先生曰此當如是則可謂深明於進退之際矣厥後朝論欲追改靖國功臣之無功監授者錄券物議崢嶸先生以為身不在其位則已矣既居是職安可顧藉他念遂力言之蓋先生稟性毅直平生自律唯知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而已故舊臣多蓄不悅之意是年十月嘗在十一月果論編管干綾城館學諸生踴哭闕遮

爭囚禁府行路之人咸歎恨悲惜之其道義之感人者深矣至謫所乃撤墻址隅坐必北向以紓鬱闕之懷每言臣罪當死上恩至重其向上之念憂國之懇形於色發於言寢食不敢弛也十二月二十日金吾官持鳩至即沐浴冠服顏色不亂從容就命略無怨尤其言曰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又曰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是所謂含笑入地生死安順者矣先生姓趙諱光祖字孝直號靜菴明年其背葬于龍仁縣某里是先生世壠也享年三十八娶僉使李允

洞之女生二男長曰定時年甫十歲次曰容在  
襁褓夫人貞恪敬慎克守君子之訓教子義方  
定不幸無後容今為某官生子女若干嗚呼先  
生以豪傑之才早事聖賢之業優入明誠之域  
會一貫大義庶乎其居安資深矣其可見之行  
則平居趨曉而起冠服必整書籍筆硯不正不  
對少有歌列不安於心坐則危跪手必交執臂  
肱故所服之衣當臂膝處先弊日讀大學中庸  
語孟性理群書近思錄等書或沉潛溫習或瞑  
目深思一句之旨一字之義必精索力踐未嘗

少輟晚好義經手未嘗釋凡言行動止取倣河  
洛未嘗以非禮自失奉親極其誠孝待兄弟篤  
其友愛吉凶慶吊必竭其情禮每日往拜家廟  
雖官事忽遽或值風雨益虔不懈至於祭祀齋  
沐以禮奠具必誠少不如儀終日不樂其處閨  
庭內外截然故恒居外室衣衾不混於內溷廁  
亦設於外自奉甚約位至大夫而不營宅關節  
不通人駟直不納家嘗語夫人曰吾以國事為  
心不暇念家事也其獎後進必諄諄誘誨隨其  
資稟各盡其方不必專尚小學務導人以善故

見人亦以綱目孟子諸書為勸其侍 經幄必  
齋心端慮隨事直救以為君心出治之本其本  
不正則教化無由以行治道無因以立常於  
上前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為格致之要而以  
篤行為克驗之用至於天理人欲之幾王伯義  
利之辨必論析不已不使少有所雜而害於政  
也其闢異端嘗曰奉先奉恩二利緇釋之根祇  
先斷其本則其餘可不勞而治不過明先王之  
道以導之耳嘗與人飲雖極和樂不至亂失容  
儀金老泉一日醉倒街路先生深以失儀喪性

規之少時至旅舍有女甚美先生欲試定力乃  
令梳髮梳已夜深即命移次其謹酒遠色類是  
又嘗曰衣章一身儀表不可不潔步履必折旋  
張拱翼如朝退人爭望之皆稱有道之人時金  
判書淨金大司成湜諸公謂小子之習不可不  
以禮鄉間之俗不可不以正故朱子小學呂氏  
鄉約方啓而行之先生憂念時事屢與人道之  
見許上舍伯琦曰爾隣有个童乎此雖古禮甚  
駭於俗且語成秀才守琛曰爾隣亦行鄉約乎  
其條有曰過失相規一里一間必有尊丈不幸



而其長先犯則將若之何法非不善未有自下  
而能行於上者也然則先生之不汲汲於更張  
蓋可見矣而或者疑之非深知先生者也嗚呼  
殆天使先生以闡道學之嫡統而若終老吹竽  
增養其所未養益到其所未到以及乎左右逢  
原之地則是道之及人豈止於是而已乎先生  
言論風旨俱載國乘謹狀梗槩使後之君子尚  
有考也金先生字大猷號寒暄堂常肅然冠服  
終日竟夜嗒然不言蓋用力喜怒哀樂未發前  
氣象也山人祖遇嘗見於檜巖寺云

墓誌銘

李珥

正德己卯冬十二月二十日靜菴先生趙公卒  
于綾城謫所明年歸葬龍仁深谷里從先兆嘉  
靖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改卜其西數百步許  
以夫人李氏祔萬曆庚辰太學諸生一口颺言  
曰惟先生澤不斬士子今受其賜崇德報功宜  
極盛典今茲神道無碑幽堂不誌無以昭虔揭  
烈以耀無窮乃相與裒財俶募工礲石朝紳  
上自廟堂下至一命以及窮閭之士苟聞先生  
之風者舉競相助不勞而事集使求誌銘于德

水李珥珥謝非其人不獲辭仰惟先生道德事  
業卓載國乘退溪李先生狀其行蘇齋廬相公  
銘其碑豈有餘辭可贅顧既應撰不可無言乃  
略叙世系踐歷資質學行設施嗣息并論善惡  
禍福天命否泰而足以銘其叙曰嗚呼先生諱  
光祖字孝直靜菴是自號也趙氏為漢陽著姓  
高麗總管良琪以軍功受元朝袍帶之賜是先  
生七代祖也總管曾孫諱溫佐我 太祖錄開  
國勲封漢川府院君謚良節於先生為高祖良  
節生義盈庫使諱育 贈吏曹叅判叅判生成

均館司藝諱秉孫 贈吏曹判書判書生諱元  
綱官至司憲府監察 贈吏曹叅判是為先生  
顯考妣驪興閔氏縣監誼之女以成化壬寅八  
月十日生先生嗚呼先生年十九而孤正德庚  
午試進士冠其榜辛未丁內艱乙亥舉孝廉拜  
造紙署司紙是年秋 中廟拜先聖試士先生  
應其科擢乙科第一人授成均館典籍俄遷司  
憲府監察司諫院正言丙子歷戶禮工三曹佐  
郎選入弘文館為副修撰陞修撰丁丑以副校  
理 賜暇讀書超資拜應教陞典翰直提學茂

寅陞秩通政大夫拜副提學遷政院同副承  
旨以先生宜養君德還長玉堂未幾進秩嘉善  
無同知成均館事俄遷司憲府大司憲例無成  
均已卯春拜副提學夏還拜大司憲冬用告密  
者言下禁府事叵測領議政鄭公光弼力赦用  
次律被竄竟 賜自盡年三十八嗚呼先生稟  
受絕人玉潤金精相表清秀蘭滋月朗容止可  
觀鳳儀鸞翔孝友忠直英睿剛果幼不好弄已  
具成人模範慷慨有大志興慕聖賢必欲追踵  
絕軌世俗所屑雖千駟萬鍾一不以芥意樂善

疾惡見人非違若將挽馬嗚呼先生少時叅判  
公作察訪魚川寒暄先生金文敬公得譴燕山  
謫比邑熙川先生素聞文敬學有淵源因趨庭  
得往受業時師道廢久人多指笑先生不較不  
沮始聞為學之大方自是益自刻厲課程嚴苦  
篤信小學及近思錄四子六經平居夙夜整飭  
高拱危坐齊明儼恪威儀折中進退翼如嘗入  
天磨龍門兩山講習之暇潛心對越或竟晷兀  
然淵默夜分乃寢五更必起山人習禪者皆嘆  
其不可及其在家事親色養極其誠慎終追遠

情文備至家廟在別所日必一往雖公務鞅掌  
大風雨雪祈寒溽暑不少廢謹守法度以閑有  
家內外斬斬正倫理篤恩義遠聲色戒麴蘖獎  
進後生各因其材黜俗論排異端凡持身處家  
應事接人一稽古訓惟書禮為則若涉毫髮非  
禮其心不安若冠冕珮玉坐于泥塗也天分既  
異充養有道英華發外聳服一世望之者咸咨  
嗟嘆息以至市里蚩氓每值其出羅拜馬前仰  
首歆讚噫此先生柔嘉令儀所致豈知反以此  
胎禍哉嗚呼先生受命世之才抱適用之學格

君安民此固素心恥於銜玉潛居若無意者聲  
譽藹鬱朝臣爭薦其除司紙也先生不樂曰用  
虛譽得官不如應舉以通行道之路既除之後  
被知于中廟月薦歲陞不數年長論思主風  
憲上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倚先生甚重先生  
感不世之遇便以堯舜君民興起斯文為己任  
每將入對必宿齋戒積誠敬其進侍也一心肅  
慮如對神明知無不言言無不謹其言若曰人  
之一心天理本全其大無外其運不息良由氣  
局欲蔽大者或小運者或間在常人其害猶難

救况人君勢位高亢驕溢易生聲色媚悅之攻  
非匹夫比心一不正氣一不順則生於事害於  
政傷和召沴彘倫斃而萬物不遂矣 主上所  
以存心事天以致中和極功者其可少忽乎至  
於義利王霸之辨古今治亂之幾君子小人進  
退消長之象無不罄蘊極論或至日昃 上必  
虛心傾聽朝議將潛師襲野人速古乃臨遣將  
將相環侍詢謀已同先生自外進曰此事類狙  
譎非王者禦戎之道堂堂國家行盜賊之術臣  
竊恥之 上乃却衆議從先生言將相群爭竟

不入先生之得君其可謂不至乎肆與並時名  
流協力贊襄奮用熙載設薦舉科以籲俊之罷  
昭格署以正祀典訓小學以育英才宿弊漸革  
古制漸興百僚悚勵四方風動第士論或失於  
欲速太露鋒穎建白不度時宜間有喜事者未  
免投合時好先生以為憂而舊臣拂清議因事  
見擠者怨入骨髓磨牙伺隙先生喟然知王道  
不可遽行大猷不可遽升於是稍調劑彙中以  
鎮浮躁而矯激之論反詆先生為色莊至欲彈  
劾先生料時事必敗求退不得 命適廷論欲

追削靖 國勲籍之濫者先生既不能退則把  
綱紀塞利源職耳不得不同其議伏閣爭累月  
得 允群臣入侍 榻前將功券定與奪時已  
卯十一月十五日也俞弗甫已駭機發於其夜  
南袞沈貞洪景舟等潛開闕門入 便殿語秘  
不傳先生之下更也館學諸生空哭闕庭爭詣  
獄請囚其謫也 上使近侍諭以非私罪姑從  
廷諭示譴之意先生拜謝以辭其受後 命也  
先生沐浴更衣請聞罪名使者無應先生臨結  
纒貽親舊書有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聞

者慟之嗚呼先生內子僉使李允洞之女生二  
男曰定娶縣監權恰女無後早歿曰容以蔭補  
官至文川郡守娶大護軍李鏡女只生二女無  
嗣取堂弟希顏子舜男為後尚幼女長適佐郎  
許鑑生一男曰昫次適進士洪遠生二女皆幼  
夫人後先生三十八年而卒嗚呼上天陰隲於  
善必栽培於惡必傾覆禍福之理固昭昭也今  
先生以謇謇之節揚于王庭啓赤心批逆鱗知  
有君父不知有其身律已清苦關節不通駟直  
不納公退不問家事早夜所思慮惟在政瘡民

隱捲捲無須吏寧卒之身觸讒鋒不能考終福  
善之理安在彼泄泄杳杳者重人爵輕天叙偷  
時射利屋潤身肥國家安危邈如胡視越病不  
拔一毛雍容顧眄自擬聖於涉世反笑先生斥  
以少不解事抵生厲階甚者或至戎賢賊能以  
植固其勢此輩類得於君安享祿位老死牖下  
所謂禍淫者亦昧矣是故人之言曰謀身密者  
其轂朱謀國忠者其族赤父戒其子兄勗其弟  
以模稜為明指以匪躬為浮薄士習以偷世道  
以污悲夫雖然人心本公天定靡忒陰翳纒消

太陽回光 中廟晚年德音每稱無罪固有渙  
恩之漸 仁廟繼明因廟堂申論館學籲天聿  
追 先志命復先生職秩逮今 上初服清論  
益張乾心洞契 命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無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  
館觀象監事是隆慶戊辰也越明年己巳 賜  
謚文正於是先生耿光彰徹上下多士若仰喬  
嶽址斗立廟明裡非一所式至今日甲子己周  
追慕如昨達國儒林齊心一力豎外瘞中以賁  
飾墓道此誠古今所未聞觀元祀之尊將亘萬

世矣顧視富貴蔑聞者一時寵樂六驥過隙骨  
肉與草卉同朽無異蝨蟲起滅穢壤間若其開  
毒喙芟良善以斬國脉者則罔之生幸逋鈇鉞  
而鬼誅人戮愈久益嚴三尺童子亦知唾罵九  
泉之刑窮天地而罔赦矣此固不足比論榮辱  
惟後人其知所以勸戒哉嗚呼天篤生賢必使  
有為進則濟斯民退則立其言今先生進不克  
卒行其道退未及垂訓丁後日彰之學未就大  
成微言之緒罔由尋考况我東箕子以後未聞  
以仁義治世者周經孔謨只資空言先生一倡

庶幾復古先生旋敗士林瓦裂王道之說為世  
大諱皆諉以非其時夫如是則古道終不可復  
歟天生賢者而中折之其命終不可諱歟其然  
豈其然乎時者在上者所造也只是無人豈云  
無時思皇哉 王獎美先生既崇極而尊儒尚  
道以明一統學者仰恃發舒無遜言先生明天  
理淑人心之功於茲普發使斯人舉曉王醇霸  
疵敬為主禮為防安宅不可曠正路不可舍則  
先生之道否短泰長綽乎為後王開太平而天  
不虛生命乃可諱矣後先生而作者其毋惠莫



已庸思自盡守所以致用哉其銘曰  
青瑣有學聲殷及師他遊言泯墜緒罔追荷嗟  
寒暄孤倡濁時刻羽絕茹然就微天不極文  
篤降先生先生間氣漢藏鐘精一片崑壁瑩絕  
纖瑕夙抱高識承通靡他撥機尋師入室操戈  
爰啓正軻任大道遐既切既磋亦琢亦磨動容  
周旋規圓矩方吾斯赤信韞積而巖倚蘭播芬  
欲掩彌彰觀國之光乃躡于王契孚魚水交身  
徇國志撐宇宙忠貫田用矢回淳風以敦清俗  
禹鼎炳妖河縻還隱然天豫章一斫斯倒三光

失品四民齊悼天啓 正爽廓明氛祲歷世加  
褒伸枉起歆士誦其語入眼其化茅開蹊運燭  
揭昏夜鬱鬱駒城山紆水長有斐令德沒世不  
忘

神道碑銘

盧守慎

隆慶戊辰今 上之元年 贈靜菴先生領議  
政越明年易名為道德博聞以正服之曰文正  
既又 命錄其言行聽建書院祠蓋其表著天  
心扶持人紀赫赫照人耳目於是一邦之為士  
子者定後十有一年搢紳韋布咸以其墓道闕

顯刻相率來屬于守慎正 孝陵所賞諸生正  
學本 先王教澤之意孰不良是斯舉其如未  
學見層語綿不足以侔高狀明凡往返三四終  
不可得而辭焉則謹按趙氏本漢陽人有諱之  
壽為高麗僉議中事生諱暉雙城揔管揔管生  
諱良琪襲職年十三副金方慶從元將討日本  
有功詔錫之錦袍玉帶子龍城府院君諱暉孫  
左政丞漢山伯龍源府院君襄烈公諱仁璧裁  
力克復登州十二城又收西邊侵疆歷諱溫錄  
本 朝開國定 社佐命功臣漢川府院君諱

良節諱育義盈庫使 贈吏曹叅判諱衷孫成  
均館司藝 贈禮曹判書至諱元綱司憲府監  
察 贈吏曹叅判聘驪興閔氏縣監諱誼門成  
化壬寅八月十日先生生淵秀端潔其戲嬉舉  
止即成人儀度見人非違輒能諷止之比長自  
知讀書慷慨有大志孝友慈諒皆出自然弘治  
乙卯冬叅判公為魚川察訪戊午秋寒暄先生  
謫熙川先生既趨庭遂往從之遊得聞為學大  
方久而歸目送之曰吾道東矣自是篤信敏求  
脫世習洒如也庚申夏服斬廬憂塋下行必繞

坐必對墳時文公家禮不行獨一遵之制除  
架茅宇數間其側為永思地事大夫人餘力學  
文未嘗須臾離然頗有誇詆至指為狂為禍胎  
知故皆莫與交不少撓丙寅始鳴其道陶成士  
類但一室圖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正德庚午  
春試司馬考官得之驚嗟定為魁夏登天磨聖  
居遇懽適處緩步微吟蕭然有出塵之想或遇  
蓮社兀若泥塑人攻苦食淡與禪共之惟子時  
在寢辛未冬宅恤乙亥春栖砥平之龍門寺夏  
因成均館薦特授造紙署司紙歎曰今之時非

古之時也寧由科第以行道虛譽的然吾恥也  
八月 上謁聖策士中第二名除成均館典籍  
遷司憲府監察十一月擢司諫院正言是年春  
章敬上仙秋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  
同疏乞復慎氏臺諫請鞫致于理止鬼薪論至  
是先生首言臺諫職主言路先自杜絕不可相  
容請罷命遂已而先生亦遂為典籍丙子春歷  
戶禮工三曹佐郎俄選為弘文館副修撰入對  
言伊尹言一夫不獲若撻于市君臣為民而設  
者也誠知此意日夜以民為心治平可期又言

天怒有二作孽不寤必示以譴告之乘勢不進亦示之使警察加勉惟命無常甚可畏也丁丑春 賜暇讀書進校理啓言俗喜因循人安汚濼宜隨時商量可改必改俾相與觀感而優遊以導之秋進應教進典翰請免曰小臣志學未就願調僻郡五六年得無用力於學幸復收用方可兩全不許冬進直提學戊寅春進副提學馬墜移告醫問交道 啓言金宗直儒者縱其時大儒不得大施後多聞風而作者此其功也善人為國元氣自李承健構禍日以耗喪今其

氣如早春之草微霜便痿其可棄十善而舉一失乎 宗社安危皆自此始矣夏遷承政院同副承旨 啓言學者間居工夫亦難乍出而仕臨事多舛况人主九重萬機易以搖奪此是揚念慶朝議以為論思輔養非此人不可不數日遷前職時欲設大科先生 啓言自 上志治未效為不得人才也信能行此不患不得後果稱得士秋三司請革昭格署屢月先生手疏略曰茲教之奉雖在間氓作元后者固當明禮示義俾迪正方迺反置司述醮敬之如當享之神

祝禱幽煩陰鬼釀奸是乃后猷無令下民焉式  
何惜毅斷以疑鬱群情因語同僚曰今日不得  
請不得退至暮臺諫皆退玉堂爭之俞又以會  
寧藩胡速古乃陰連深處掠甲山眾議遣防禦  
使潛伺捕集 上臨軒將相環侍先生自外至  
曰禦戎安民貴布恩威滿浦僉使許混襲擒獵  
虜 成宗特誅混今忿小醜 命大將行盜賊  
之謀以重傷國體臣實羞之 上遽令更議左  
右競言兵有奇正不可因或言沮成筭 上却  
之是月 特進秩尋兼同知成均館事聳而力

辭 睿眷愈隆冬 上不時御講以操舍聖狂  
為言對曰心有感則事為主有似不亂常人未  
接物時轉覺紛擾操存不是著於一處亦不必  
每存善念只得整齊虛一常惺惺之謂也一日  
上命先生述戒乃作戒心箴以獻其序曰人  
君一心體天之大理氣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  
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使之乖戾  
邪枉耶然人心有欲靈妙者沉焉梏於情私不  
能流通天理晦冥氣亦否屯彞倫斲而萬物不  
遂况聲色臭味之誘日湊於前而勢之高亢又

輔  
貳

易驕歟遷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事請  
辭兼成均許之又充 元子輔養官辭曰保養  
之任須責老成厚德臣決不敢當此名不許已  
卯春金友曾誣毀士林事發廷訊兩司以先生  
不欲窮詰論遙為同知中樞府事未幾復為副  
提學夏兼同知成均館事用政府 啓復為大  
司憲十月兩司請削靖 國功臣濫錄者先生  
亦極論以為成希顏委柳子光故當極典者多  
參在上利源一開為國家膏肓之疾知有利而  
不知有義殆必有不忍說之事十一月十一日

蒙 允繼請遙因功濫資不納十五日群臣將  
錄詣 榻前改正是夜二鼓沈貞南李洪景舟  
等入神武門上變曰趙某與其黨謀不軌旋由  
延秋以入既掩逮多官繫大庭事且不測首相  
鄭公光弼請對言淚俱發至於牽 裾得下禁  
府盡行竄逐庠塾號哭衢塗霑灑先生賁陵城  
扶墻北望以紆戀 闕之思十二月二十日後  
命至沐浴更衣請使者罪名不應乃徧作親  
友書有曰吾必從先人兆又曰愛君如愛父天  
日照丹衷遂卒壽三十八諱光祖字孝直明午

葵龍仁縣深谷里嘉靖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  
因葵夫人遷之西數百許步夫人僉使李允河  
女貞恪敬慎克守君子之訓男定娶縣監權怡  
女夙逝容文川郡守娶大護軍李鏡女有二婚  
佐郎許鑑生子昀進士洪遠生二女幼以堂弟  
希顏子舜男後嗚呼吾東方豪傑迭興局於功  
名節義溺於訓誥詞章至或號為理學者非極  
於鑽研亦涉於虛遠而已及文教公出先覺倡  
導先生實承而擴之其學以省身克己為先持  
敬主靜為要沉潛刻勵精思力踐能體道成德

得聖人之誠若衣冠容貌視聽言動絜往括是  
範尊小學近思而發揮于諸經傳晚好學易不  
暫輟入則服勞承順靡不曲盡喪致哀祭致敬  
一於禮不苟內外截然而仁信行焉出則接引  
因其才稟品藻取其器識排闥務欲及經人見  
其樂易自奉以清約嘗謂夫人曰我心王室自  
不及家當是時 上尚儒術慕古誼倚先生為  
治先生抱負經濟感激遭際以堯舜之道為已  
任謂君心出治之本本正然後政立而教達每  
當講前夕端書熟讀如在 上傍至曉易服而

進肅然對越冀必感動於上開陳治道別白  
事宜自性情善惡義利之辨天人王霸淑慝之  
分與夫崇學備邊之虛實祭祀興繼之得失莫  
不傾倒羅列日昃忘倦上必專心竦聽多所  
稱善以至百僚拭目齊民手額皆得薰醉想望  
庶幾先王法度以次而舉奈諸公近於欲速年  
少從而鼓之舊臣居散地者怨恚入骨昏晨覘  
釁而先生固已早見其機欲去久矣常與申公  
錦李公躬權公撥欲調停兩間不至敗闕而一  
時有以為依違至擬舉劾吁亦異矣第推戴攀

附一代高勲顧探論已事不或大貞豈先生自  
知不得去不塞不流遂悉力擊破之不顧也歟  
抑談者以為驟用無以融徹蓄積早終無以設  
教立言吁其可悼可愍詎免為吾道之冤惟我  
中廟有渙恩遺旨仁廟因而復其官明  
廟又撫而有之式克至于今日休且將祀諸孔  
庭偽學無禁正脉有託用牖斯民知所愛惡稍  
稍能奮發有為是孰使之然然非四朝有以  
終始之又孰能與於此大抵大賢之德具體於  
初論述之書在不得已借如進德益昭著書益



多無復疑憾于後學苟身不立於朝少有所施  
為為之兆也後之君臣何所鑑法得以審邪正  
原與喪見此道為當今之可行或者其天意夫  
銘曰

天篤繼開反樸收坏鍾異乎鮮粹然離障存以  
无妄保厥不偏惟心之活八荒在闡一視陶甄  
時沆小休將升大猷首膺廣延明于雪日調以  
琴瑟望之神仙執經以次持憲以督斷斷拱筮  
據舊圖新行王定民風重化宣亶聰既達惟茅  
斯拔則莫我瘖有舍其沙存磨群牙阮灰復燃

迺瞻容色或伺鼻息曷貳曷騫存順歿安一念  
如丹昭漢炳泉有來有歸不亡不違在後在前  
列聖攸惠諸儒是衛尚克有傳功深數歲澤  
流百世益見其全我告伊昧無懼無悔必信仁  
賢嗚呼嘻噫厥有成敗竟歸之天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讀書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